

中国与大国关系影响因素探析

——基于对 1960 - 2009 年数据的统计分析

漆海霞

内容提要: 为了研究中国与各大国外交关系的变化究竟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本文分别对国际格局、权力转移、核武器、经济相互依赖以及双边关系间的相互影响等因素进行了分析。根据 1960 年至 2009 年的数据, 本文建立了回归模型, 并通过了检验。统计显示, 1960 - 1989 年期间的中国与大国关系受到两国 GDP 差距、双边贸易、核武器、意识形态这四个因素的影响。1990 - 2000 年期间的中国与大国关系受到两国 GDP 差距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而不受双边贸易与核武器情况的影响。2001 - 2009 年期间的中国与大国关系受到两国 GDP 差距和双边贸易的影响, 而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未来几年, 中国外交将面临更多的压力和挑战。

关键词: 国际格局 权力转移 核武器 相互依赖 中外关系

“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国际关系学者的使命之一是根据既往历史总结规律, 从中窥探未来的趋势变化。在中国外交领域, 中国与各大国的外交关系意义重大。从一定程度上说, 中国与大国的关系决定了中国的外交方向和主要内容。然而对于中国与大国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问题, 笔者发现不同的学者观点各异, 因此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判断正误? 或者说, 我们如何能够通过一套标准的方法找出中国与大国关系的规律, 进而预测未来的变化趋势? 笔者认为, 要解决这些问题, 就有必要借助实证方法。之所以会出现学者观点各异的情况, 关键原因在于这些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历史分析或经验分析, 因此其结论的有效性与学者个人的学术水平相关。为此, 笔者将根据历史数据, 采用统计回归方法, 试图对中国与大国关系的影响因素和变化趋势做一探究。

一 文献回顾

对于中国与各大国外交关系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对于影响中国与大国关系变化的深层原因,有的学者从新现实主义理论出发强调国际格局这一结构因素关键原因,有的学者从新自由主义出发强调相互依赖的影响等。综合而言,笔者认为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因素:国际格局、权力转移、核武器、经济相互依赖、意识形态。下文将围绕这些因素对既有观点做一回顾。

(一) 国际格局

对于国际格局与国际体系稳定程度的关系,有很多学者根据历史冲突与战争的统计来研究极与战争或稳定之间的关系。^①概言之,学界主要有霸权稳定论、两极稳定论和多极稳定论等观点。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认为,霸权国是国际体系的和平与稳定的决定性因素。^②威廉·沃尔弗斯(William C. Wohlforth)认为,单极体系是持久和平的。^③卡尔·多伊奇(Karl W. Deutsch)和戴维·列维等人论证了多极体系最稳定的假设。^④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 Waltz)认为,两极体系是稳定的系统。^⑤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指出,两极体系之所以最稳定,是因为两极权力构造所产生的大国间恐惧最小。^⑥

不同国际格局下的大国关系会有变化,肯尼迪·沃尔兹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各国都必须为生存和安全而斗争。由于永远无法确信最强大的国家不会利用其权力优势来侵犯本国安全,因此各国自然会将权力最大的国家视为威胁并

① 本研究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国际战略环境预测与国家应对战略研究”的阶段研究成果。

② [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宋承先、洪文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杜建平、松宁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Charles P. Kindleberger,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Exploitation, Public Goods, and Free Rid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No. 2, 1981, p. 247.

③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1999, p. 9.

④ Karl W. Deutsch and J. David Singer, “Multipolar Power Systems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World Politics*, Vol. 16, No. 3, 1964, pp. 390-406.

⑤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pp. 161-176.

⑥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2001, p. 45.

试图加以制衡。^①均势理论所指的“制衡”强调的是制衡国在物质实力上对潜在霸权国的追赶和平衡。^②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国际体系内唯一的超级大国,围绕其他国家是否会联合起来制衡美国,出现很多争论。部分学者认为冷战以后美国的多次军事行动如“反恐战争”并没有引起其他国家的制衡,是因为“反恐战争”或者没有直接威胁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利益,或者“反恐战争”追求的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是相一致的。^③另一种观点认为,冷战后不是没有制衡,只不过形式变成了软制衡(soft balancing),而非传统的以扩充军备和建立军事同盟为主要方式的硬制衡。^④软制衡是指一般大国可以通过如领土拒绝、外交纠缠、增强经济实力等非军事手段,^⑤或者有限的军事集结和非正式的结盟等方式,^⑥实现延迟、阻挠和削弱霸权国军事政策的目的。^⑦

1950年以来,从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到冷战后的美国独霸,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中国与大国关系围绕制衡形成了不同的联盟。贺凯根据格局和威胁感两个因素,解释了1949-2005年中国对美国采取的均衡战略。他认为,在单极格局情况下,中国作为非霸权国在受到霸权国军事威胁的时候,也会选择内部平衡措施,以保持外部平衡。在两极格局的情况下,不是极性国家(超级大国两者之一)的中国,会选择外部平衡措施,以减少两方超级大国的威胁。在多极格局的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极性国家,会采取内外部平衡措施,以处理好安全威胁。^⑧陈志敏指出在当前国际格局下,中欧关系难以实现大的突破。^⑨可见,国

① 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 p. 27.

② Christopher Layne, “The War on Terrorism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 V. Paul, James J. Wirtz and Michel Fortmann eds.,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06.

③ Keir A. Lieber and Gerard Alexander, “Waiting for Balancing: Why the World Is Not Pushing Bac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2005, pp. 109-139.

④ T. V. Paul, “Introduction: The Enduring Axioms of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nd Their Contemporary Relevance”, in T. V. Paul et al. eds., op. cit., pp. 1-25; Robert A. Pape, “Soft Power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2005, pp. 7-45; T. V. Paul,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 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 2005, pp. 46-71. 中国学者对软制衡说的梳理和评介参见:杨少华“评‘软制衡’”,《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7期,第40-60页;焦世新:“软均势论及其实质”,《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8期,第57-63页。

⑤ Robert A. Pape, “Soft Power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pp. 36-37.

⑥ T. V. Paul,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 S. Primacy”, p. 58.

⑦ Robert A. Pape, “Soft Power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p. 10.

⑧ Kai He, “Dynamic Balancing: China’s Balancing Strategies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1949-2005”,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8, No. 58, 2009, pp. 113-136.

⑨ 陈志敏“新多极伙伴世界中的中欧关系”,《欧洲研究》2010年第1期。

际格局是影响中国与大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 权力转移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崛起大国通常会对现有的国际秩序不满,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当不满于既有秩序的崛起国认为有机会赢得主导权的时候,它们将选择以战争手段加速权力转移。^①塔门认为,在权力转移之前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最大,但最严重的霸权战争将发生在权力转移实现之后。^②同盟的形成与大国相对权力转移的临界点具有较高的相关性。^③因此随着权力转移的变化,大国同盟与关系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有学者从权力转移角度解释中美苏关系,认为最近美国不断加强同盟关系的行为源于中国实力的增长所引起的权力转移。^④相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美国的经济影响力正在下降,导致美国运用经济力量影响东北亚地区的效用被大幅削弱。中国经济复兴还降低了日本在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地位。^⑤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指出“东亚正在出现可以说是两种相异的等级体系。一个是由美国主导的安全层级体系,另一个则是由中国主导的经济等级体系。……当中国变得更强大,并且已经明白表达了其更加积极的地区定位时,该地区的很多国家正在加强与美国的安全联系。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也在拓展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中国已经成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⑥权力转移理论悲观地认为,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很大,除非美国在现有体系之内有效容纳中国的崛起并成功对中国

①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8, Chapter I;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8, p. 123; Ronald L.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2000, p. 7.

② Ronald L.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pp. 28 - 29.

③ Daniel Y. Chiu, "International Alliances in the Power Cycle Theory of State Behavi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24, No. 1, 2003, pp. 123 - 136.

④ Steve Chan, *China, the U. S., and the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2008; Sheena Chestnut 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Rising?", in Eva Paus, Penelope Prime and Jon Western eds., *Is China Changing the Rules of the Gam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p. 237 - 254.

⑤ Jason T. Shaplen and James Laney, "Washington's Eastern Sunset: The Decline of U.S. Power in Northeast Asia", *Foreign Affairs*, Vol. 86, No. 6, 2007.

⑥ 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地区安全变革的四大核心命题”,《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1期,第8页。

进行从制度到观念的整合,使其成为一个“满意的”大国。^①也有学者认为,冷战后中国与俄罗斯之所以不建立制衡美国的军事同盟,就是因为中、俄两国与美国的实力差距太大,面临制衡门槛。^②

中日关系也受到权力转移的影响。21世纪初,中国学界出现了“对日新思维”论战。^③但在小泉时期中日关系不断恶化,双方围绕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多次出现摩擦。有学者从权力转移角度解释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④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的研究则显示,日本在东亚区域合作中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是以美日同盟为基轴,争取东亚主导权;其次是牵制中国在本地区的影响力;最后则是为了领导区域合作。^⑤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已经获得了在东南亚地区的绝对领导地位。日本通过与美国联盟建立的“硬制衡”战略已显现出不足,因此现在日本转而通过“软制衡”来遏制中国。^⑥可见,由于中国

① Douglas Lenke and Ronald L. Tammen,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Ris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9, No. 4, 2003, pp. 269 – 271; Ronald L.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David Rapkin and William R. Thompson, “Power Transition, Challenge and the (Re) Emergenc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9, No. 4, 2003, pp. 315 – 342; Jacek Kugler, “The Asian Ascent: Opportunity for Peace or Precondition for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 7, No. 1, 2006, pp. 36 – 42; Ronald L. Tammen and Jacek Kugler, “Power Transition and China – US Conflict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 No. 1, 2006, pp. 35 – 55; Avery Goldstein, “Power Transitions, Institutions, and China’s Rise in East Asia: Theoretical Expectations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0, No. 4, 2007, pp. 639 – 682.

② William C. Wohlforth, “U.S. Strategy in a Unipolar World”, in G.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98 – 118; Paul Schroeder, “Why Realism Does Not Work Well for International History”, in John A.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New Jersey: Prentice – Hall, 2003, pp. 114 – 127;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World Out of Bal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hallenge of American Prim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Stephen M. Walt, “Alliances in a Unipolar World”,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2009, pp. 91 – 97; 刘丰《均势为何难以生成?——从结构变迁的视角解释制衡难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9期,第36–42页。

③ 参见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第41–47页;时殷弘“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第71–75页;冯昭奎“论对日关系新思维”,《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4期,第1–17页;冯昭奎“再论对日关系新思维”,《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5期,第78–84页;冯昭奎“三论对日关系新思维”,《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6期,第26–33页;冯昭奎“四论对日关系新思维”,《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1期,第49–54页;林治波“对当前中日关系若干问题的看法”,《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2期,第89–93页;凌星光“战略对头战术欠妥——评马立诚和时殷弘的两篇文章”,《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9期,第17–21页;张睿壮“从‘对日新思维’看中国的国民性和外交哲学”,《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2期,第25–30页。

④ 周方银“从预测误差看中日关系走向”,《世界知识》2004年第22期,第46–47页。阎学通:“实力地位决定大国关系 中日之间属于结构性矛盾”,《环球时报》2005年10月22日。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21世纪初期日本的东亚政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209–211页。

⑥ Sohn Yul, “Japan’s New Regionalism: China Shock, Universal Values and East Asian Communities”, WIAS Discussion Paper, No. 5, 2009.

崛起影响了日本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因此中日矛盾难以避免。

(三) 核武器

核武器诞生以后,出现了核和平现象,因此有学者认为存在一种不使用核武器的禁止性规范。这种规范自上而下形成,受到公众的价值认同、对战争合法性的认识以及道德观的影响。这种规范在社会实践中被不断加强,最后形成禁忌,并通过军控等条约被制度化。^①在核禁忌下,产生了冷战以来的“核秩序”(nuclear order)。核秩序是规范性的,其基础是大国创造的“威慑管理系统”(managed system of deterrence)和“禁欲管理系统”(managed system of abstinence),“威慑管理系统”主要针对核国家,通过增强对核武库的管理控制系统,和在核国家之间特别是美苏之间形成“相互确保摧毁”的共识,以避免核战争的爆发。“禁欲管理系统”则是针对非核武器国家。“禁欲”指非核国家主动放弃发展核武器。核国家通过诸如提供安全保障、帮助和平发展核能,以及承诺最终削减核武器等手段来维持这一系统。^②可见,有核国家之间以及有核国家与无核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查尔斯·格拉泽(Charles Glaser)认为核武器的存在、中美之间的地理差距和两国之间的合作趋势这三个因素有利于两国之间采取防御态度,并减少中美之间的安全困境。^③

但是,冷战后核秩序受到破坏,核和平受到挑战。冷战期间,在大国核保证下,中小国家没有发展或获得核力量的意图。两极格局的结束使大国核保证受到削弱,因而增强了国家获得核武器的意图。当前世界面临核扩散威胁。^④随着美国单边主义的倾向愈来愈强,美国对于军控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美国国会驳回《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并公布新一轮的导弹防御计划,国际社会开始对核秩序失去信心。与此同时,印巴核试验也使得“禁欲”系统变得岌岌可危。^⑤2007年美国开始在波兰和捷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后,中国和俄罗斯的核

^① Nina Tannenwald, *The Nuclear Tabo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on-Use of Nuclear Weapons since 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② William Walker, “Nuclear Order and Dis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6, No. 4, 2000, pp. 704-724.

^③ Charles Glaser, “China’s Search for a Grand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1.

^④ Francis J. Gavin, “Same As It Ever Was: Nuclear Alarmism, Proliferation, and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3, 2009, pp. 7-37.

^⑤ William Walker, “Nuclear Order and Disorder”, pp. 704-724.

威慑能力就面临被削弱甚至被抵消的危险。^① 中国在加强自身的导弹技术。2007年1月11日,中国进行了一次反卫星导弹试验,发射导弹成功击毁了本国一颗老化的气象卫星。^② 此外,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估计,2007年中国东风31型导弹的射程下限为7200千米,而在2008年至2010年间,东风31A型的射程下限已经增加至11200千米,达到洲际射程的范围。^③ 从拥有核武器之初开始,中国一直以来的核战略都是“最小威慑”。若美国建立起防御系统,那么中国的威慑就会被大大削弱,因此,中国只能继续发展核力量。这就有可能会造成一种中美之间的核“军备竞赛”。^④

(四) 经济相互依赖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指出,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是指“国家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间以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⑤ 他们进而指出,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具有非对称性,并将非对称性的相互依赖视为行为体的权力来源。不同类型的相互依赖都会产生潜在的政治影响,而敏感性相互依赖则有可能提供强大的政治影响力。^⑥ 保罗·帕帕友努(Paul A. Papayouanou)考察了经济相互依赖对国家制衡行为的影响。他认为,如果现状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存很紧密,同时与存在威胁的修正主义国家间的相互依存程度很低,那么现状国家就会制衡修正主义国家;如果现状国之间经济相互依存程度很低,而与存在威胁的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程度很高,那么现状国家将很难制衡。^⑦ 卡普兰(Dale Copeland)指出,高度的相互依赖既不必然导致战争,

① 有学者曾质疑中俄两国是否具有对美国的核威慑能力,参见 Keir A. Lieber and Daryl G. Press, “The End of MAD? The Nuclear Dimension of U. 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4, 2006, pp. 7 - 44. 但另一些学者对这一观点予以了反驳,参见 Bruce G. Blair and Chen Yali, “The Fallacy of Nuclear Primacy”, *China Security*, Autumn 2006, pp. 51 - 77; Lin Bin, “Paper Tiger with Whitened Teeth”, *China Security*, Autumn 2006, pp. 78 - 89.

② Joseph Kahn, “China Confirms Space Test; Denies Intent to Intimidat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4, 2007, p. 8.

③ 参见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核力量数据库, <http://first.sipri.org/search>.

④ Brad Roberts, Robert A. Manning and Ronald N. Montaperto, “China: The Forgotten Nuclear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9, No. 4, 2000, pp. 53 - 63.

⑤ [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3版)》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⑥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2004, pp. 15 - 16.

⑦ Paul A. Papayouanou,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Balance of Pow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1, No. 1, 1997, pp. 113 - 140. 此外,学者陈琪也有类似论述,参见陈琪“经济相互依存与制衡”,《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9期,第11 - 16页。

也不必然带来和平,关键是对未来双方可能展开贸易的预期。只有当国家对未来贸易预期是积极的时候,较高度的相互依赖才会导致和平。^①

布鲁克斯和沃尔福斯指出,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其他国家与美国的相互依赖是非对称的,其他国家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远远超过了美国对它们的依赖,这使得美国不会过分担心其他国家利用经济手段来制约它的安全政策。^② 邝艳湘对中美贸易关系做了案例分析,她指出,随着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低级别冲突会增加,但不会升级为高级别冲突,因为相互依赖使双方的退出成本高于门槛成本。^③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认为,中国的崛起增加了中国与世界的合作的机会,而不是增多了冲突。^④ 伊肯伯里认为,中国已经在当前世界开放的市场体系中获得巨额的经济回报,因此中国没有必要推翻这个体系。^⑤ 因此,中国与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可以增进合作,降低中国选择武力扩张方式崛起的可能性。^⑥

(五) 意识形态

拥有相似意识形态的国家间容易合作并结成同盟。乔治·利斯卡(George Liska)认为意识形态是同盟对其自身进行“合理化”的基础;通过对历史的选择性记忆和勾画对未来的蓝图而为同盟凝聚力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⑦ 托马斯·

① Dale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A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4, 1996, pp. 5-41.

②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Liberalism, Globalization, and Constraints Derived from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World Out of Bala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98-147.

③ 邝艳湘“经济相互依赖、退出成本与国家间冲突升级”,《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4期。

④ Avery Goldstein, “Power Transitions, Institutions, and China’s Rise in East Asia: Theoretical Expectations and Evidence”,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0, No. 4-5, 2007, pp. 639-682.

⑤ John G.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1, 2008, pp. 23-37.

⑥ 贺凯认为,由于与亚太地区国家高度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将倾向于通过制度制衡而非传统军事同盟制衡的战略来应对威胁,这将提高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参见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关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与国际制度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影响的文献,另可参见 Thomas G. Moore and Dixia Yang, “Empowered and Restrain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an Age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in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91-229; Alastair I. Johnston,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美]约翰·伊肯伯里“中国的崛起:权力、制度与西方秩序”,《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⑦ George F. Liska, *Nations in Alliance: The Limits of Interdependence*, Baltimore, M. 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61.

瑞斯(Thomas Risse)认为具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可以结成安全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在三方面是一致的:集体认同与共同的价值观念,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相互依赖,调节社会秩序的国际治理结构。^①为什么美国在欧洲建立的安全组织采用多边主义制度形式而在亚洲采用的却是双边主义制度形式?这归因于美国决策者对他们的欧洲和亚洲盟友感受到的不同认同水平。由于种族、历史、政治、文化等因素,使美国决策者将欧洲盟友视为平等的共同体成员,而亚洲盟友则被看作一个低层次的共同体。^②因此,英法等欧洲国家与美国由于意识形态一致而关系更为密切。可见,意识形态可以成为权力和安全的来源。通过在国际体系中复制、推广其国内的意识形态,进而直接干涉和控制他国国内事务,一国可以获得追随者的“意识形态效忠”,最终在国际系统中提高其自身的影响力和权力。^③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具有相似政体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愿意结盟?欧文(John M. Owen)对北约和华约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在这两个根据意识形态划界的同盟中,每一方都担心丧失合法性和权力,因此总是反对对方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容纳它,其结果是意识形态集团愈加牢固,螺旋式发展成相互敌对的同盟。这些同盟的主要目的不是促进共同的意识形态,而是共同防御外部进攻。^④因此,从意识形态可以解释为何中美关系不如美欧关系,为何中国与美、欧各国难以形成同盟。

在中美关系上,伊丽莎白·埃克诺米(Elizabeth Economy)和亚当·塞格尔(Adam Segal)强调中美之间在价值观上存在着很明显的差距,中美建交30年来的接触并没有拉近两国之间的世界观。她认为,除非解决这一根本问题,否则中美关系难以真正改善。^⑤中苏关系也可以用意识形态加以分析。意识形态是中苏结成同盟的重要原因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唐纳德·扎高利亚(Donald Zagoria)认为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制度间的联系

① 参见[美]托马斯·里斯“自由安全共同体中的美国权力”,[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9-277页。

② Christopher Hemmer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Collective Identity, Reg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6, No. 3, 2002, pp. 575-607.

③ Nigel Gould-Davies, “Rethinking the Role of Ide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uring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1, No. 1, 1999, pp. 90-109.

④ John M. Owen, “When Do Ideologies Produce Alliances? The Holy Roman Empire, 1517-1555”,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9, 2005, pp. 73-99.

⑤ Elizabeth C. Economy and Adam Segal, “The G-2 Mirage”,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09.

是中苏关系的凝聚力。^①哈德逊(G. F. Hudson)、理查德·罗文索(Richard Lowenthal)和罗德里克·麦克法考尔(Roderick MacFarquhar)以及约翰·基廷(John Gittings)等学者都认为,中苏分裂的主要原因是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②

综上所述,影响中国与美国、苏联(俄罗斯)、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和印度这些大国外交关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那么在诸多因素中,究竟哪些因素真正产生了影响,哪些因素没有作用,对此学界存在争议,尚无定论。下文将结合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就此问题作一定量的研究。

二 研究假设与变量操作

影响中国与大国关系变化的因素究竟是什么,我们如何就此判断中国与大国关系的未来走势,这是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下面笔者将对此问题提出研究假设、建立研究变量并设定统计模型。

(一) 研究假设

根据前文的文献回顾,笔者对中国与大国关系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国际格局对中国与大国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在两极格局下,中国必须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中选择一个,而其他大国也是这两个超级大国的盟友,因此中国与大国的关系容易大起大落,如中国从“联苏抗美”转向“联美抗苏”导致其与所有大国的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在冷战后的一超多强格局下,中国与大国关系波动幅度不大。

假设二:中国与大国的实力对比变化影响中国与大国关系,在实力差距大时,双边关系较好,在实力差距较小从而出现权力转移时,双边关系容易恶化。

假设三:中国与大国关系与两国是否为核国家有关。本文认为,若两个国家都是核国家,则双方会克制冲突的程度,尽量避免战争,若双方都不是核国家或者一方不是核国家,则没有核禁忌,冲突可能正常爆发。

假设四:中国与大国的关系与双方的相互依赖程度有关。若两国相互依赖

^① Donald Zagoria, *The Sino - Soviet Conflict, 1956 - 196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② G. F. Hudson, Richard Lowenthal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Sino - Soviet Dispute*, New York: Praeger, 1961, John Gittings, *Survey of the Sino - Soviet Dispute*,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68.

程度较高,则双方关系较好;若两国相互依赖程度较低,则双方关系较差。

假设五:中国与某一大国的关系受到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意识形态与中国接近,则关系较好,反之则较差。

(二) 变量操作化

根据以上假设,下面笔者将对本文研究的变量关系进行分析。主要分为自变量和因变量。由于本文数据所限,研究的时间范围为1960年至2009年。

对于国际格局这一变量,1950年以来的国际格局只有冷战前的两极格局和冷战后的一超多强,但是对于中国而言,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实力迅速上升,中国与大大外交呈现新的特点。由于本文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因此将数据分成三个阶段:1960-1989年、1990-2000年和2001-2009年,分别观察这三个时间段的特点。

对于实力差距和权力转移这一变量,由于中国崛起导致的中国与美国、日本之间的权力转移主要是经济层面上的变化,因此笔者用中国GDP与该国的GDP的差距作为指标来表征实力差距。数据来源是世界银行的数值。^① 本文选择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数值以当期美元(current US \$)为单位。在统计中,一般用 $\ln GDP$ 表示经济发展,因此本文中历年美国GDP减去中国GDP的差值的数学表达式是: \ln 某国GDP - \ln 中国GDP。

对于核国家这一变量,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两国都是核国家、仅有一方是核国家以及双方都不是核国家,因此这一变量也是虚拟变量。赋值情况为:若两国都没有核武器,赋值为0;若一国有核武器,赋值为1;若两国都有核武器,赋值为2。其中,各国拥有核武器的时间按照它们第一次发射原子弹时间为准:美国为1945年8月,苏联为1949年8月,英国为1952年10月,法国为1960年2月,中国为1964年10月,印度为1998年5月。

对于相互依赖这一变量,从理论内涵上看,相互依赖主要是经济层面的合作,因此本文将以中国与大国的双边贸易额度量相互依赖的程度。^② 采用的指标是 \ln 中国与某国贸易额。

^① 1960-2009年GDP数据参见世界银行网站:<http://www.worldbank.org>。该数据库中只有1960年以后的GDP数据,没有1960年以前的GDP。因此统计分析的时间段为1960年至2009年。

^② 本文采用的1950-2006年中外贸易数据来源是:Barbieri, Katherine, Omar Keshk, and Brian Pollins,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Trade Data Set Codebook*, 2008, <http://correlatesofwar.org>。更新时间为2010年3月5日。由于该数据库的数据只到2006年,因此2007-2009年中外贸易额的数据来源是中国国家统计局《2007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2012年2月16日访问。

对于意识形态变量,笔者采用国外有关政体的数据库,^①这一数据库主要按照国家的民主程度打分,民主程度高的国家为10分,民主程度低的国家则为0分。

对于中国与大国关系,本文将采用《中外关系鉴览1950-2005——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一书中的数据。^②由于该书数据的时间范围是1950-2005年,因此2006年至今的数据采用的是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预测组尚未发表的数据。由于其他变量如GDP和双边贸易额的时间单位是年,而中国与大国关系分值的时间单位是月,为了协调一致以方便统计,笔者将中美关系中每年1月份的双边关系分值作为当年分值。

三 面板数据分析

在以上数据的基础上,笔者应用Eviews6.0软件进行分析。根据本文的研究问题,笔者对中国与美、日、苏(俄)、英、法、德、印的关系做一个总体分析,判断在权力转移、双边贸易、核武器和意识形态等因素中,哪些因素影响了中国与大国关系。为了看清国际格局的影响,下文的数据分析从1960-1989年、1990-2000年和2001-2009年这三个时间段进行考察。

在上表中, R^2 是样本决定系数,其取值范围为(0,1)区间,“ R^2 测度了在Y的总变异中由回归模型解释的那个部分所占的比例或百分比”。^③ R^2 越接近于1,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越好。F检验是对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就是判断自变量从整体上对因变量是否有显著影响。^④若F检验p值接近于0,则说明模型通过检验。在表1中,笔者针对1960年至1989年的数据,以中国与各大国关系为个体分别分析了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个体随机效应模型。从 R^2 看,固定效应模型的 R^2 为0.831,随机效应模型的 R^2 为0.756,可见拟合效果均较好。

① [Http://www.systemicpeace.org/inscr/inscr.htm](http://www.systemicpeace.org/inscr/inscr.htm)。

② 阎学通等《中外关系鉴览1950-2005——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③ [美]古扎拉蒂《计量经济学基础》林少宫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

④ 何晓群《现代统计分析方法与应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页。

表 1 1960 - 1989 年中国与大国关系的面板数据分析

	固定效应模型	随机效应模型
两国 gap 差距	2.445 ^{***}	2.087 ^{***}
	(0.376)	(0.355)
双边贸易	0.873 ^{***}	0.896 ^{***}
	(0.062)	(0.060)
核武器	-1.167 ^{***}	-1.049 ^{***}
	(0.372)	(0.363)
意识形态	0.415 ^{***}	0.350 ^{***}
	(0.149)	(0.134)
常数项	-10.862 ^{***}	-10.092 ^{***}
	(1.420)	(1.430)
R ²	0.831	0.756
F 检验 p 值	0.000	0.000
豪斯曼检验统计量		10.591
豪斯曼检验 p 值		0.032

注: (1) 括号内为标准差; (2) *、**、***分别表示显著水平为 10%、5%和 1%。

为了判断本文模型究竟是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可以通过豪斯曼检验来判断。豪斯曼检验的 p 值是拒绝原假设的概率,如果豪斯曼检验的 p 值非常小,就可以拒绝原假设,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如果豪斯曼检验的 p 值比较大,就不能拒绝原假设,必须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在 Eviews6.0 中,只有随机效应估计结果才可以进行豪斯曼检验。因此,表 1 中豪斯曼检验 p 值的具体结果放在随机效应模型下。根据表 1 豪斯曼检验统计量为 10.591,豪斯曼检验的 p 值为 0.032,说明检验结果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原假设,应该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根据表 1 的固定效应模型,我们可以发现,两国 GDP 差距、双边贸易、核武器、意识形态这四个解释变量的 p 值均小于 1%。因此,我们可以认为,1960 - 1989 年期间的中国与大国关系受到两国 GDP 差距、双边贸易、核武器、意识形态这四个因素的影响。由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可知,两国 GDP 差距的系

数为 2.445,这说明当其他大国实力远远超过中国时,中外关系较好,而当中国实力逐渐接近其他大国时,则中外关系较差。双边贸易的系数为 0.873,这说明当两国贸易量较大时,则中外关系较好。核武器的系数为 -1.167,这说明若双方都不是核国家或者一方不是核国家时,中外关系较差。当两个国家都是核国家时,中外关系较好。意识形态的系数是 0.415,这说明对方民主程度越高,中外关系越好,这与前文的假设不相吻合。

表 2 1990 - 2000 年中国与大国关系的面板数据分析

	固定效应模型	随机效应模型
两国 gap 差距	-1.764 ***	-1.379 ***
	(0.300)	(0.171)
双边贸易	0.296	0.863 ***
	(0.199)	(0.122)
核武器	0.073	-0.547
	(0.655)	(0.404)
意识形态	0.834 ***	0.047
	(0.292)	(0.126)
常数项	-6.518 **	-4.126 ***
	(2.900)	(1.359)
R ²	0.861	0.535
F 检验 p 值	0.000	0.000
豪斯曼检验统计量		37.662
豪斯曼检验 p 值		0.000

注: (1) 括号内为标准差; (2) *、**、***分别表示显著水平为 10%、5%和 1%。

在表 2 中,笔者针对 1990 年至 2000 年这一阶段的数据,以中国与各大国关系为个体分别分析了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个体随机效应模型。为了判断究竟是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选择随机效应模型,笔者进行了豪斯曼检验。根据表 2,豪斯曼检验统计量为 37.662,豪斯曼检验的 p 值为 0.000,说明检验结果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原假设,应该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从 R²看,固定效应模型的

R^2 为 0.861 ,可见拟合效果较好。

根据表 2 的固定效应模型 ,我们可以发现 ,两国 GDP 差距和意识形态这两个解释变量的 p 值均小于 1% ,但是双边贸易与核武器的系数均不显著。因此 ,我们可以认为 ,1990 - 2000 年期间的中国与大国关系受到两国 GDP 差距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而不受双边贸易与核武器情况的影响。由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可知 ,两国 GDP 差距的系数为 -1.764 ,这与 1989 年前的情况相反 ,当其他大国实力远远超过中国时 ,中外关系不太好 ,而当中国实力逐渐接近其他大国时 ,则中外关系反而较好。意识形态的系数为 0.834 ,这说明对方民主程度越高 ,中外关系越好。

表 3 2001 - 2009 年中国与大国关系的面板数据分析

	固定效应模型	随机效应模型
两国 gap 差距	0.710*	0.038
	(0.389)	(0.341)
双边贸易	1.1490***	0.374
	(0.326)	(0.259)
意识形态	1.173	-0.850**
	(0.777)	(0.383)
常数项	-19.092**	7.824*
	(9.298)	(4.596)
R^2	0.878	0.094
F 检验 p 值	0.000	0.119
豪斯曼检验统计量		15.966
豪斯曼检验 p 值		0.001

注: (1) 括号内为标准差; (2) *、**、***分别表示显著水平为 10%、5% 和 1%。

在表 3 中 ,笔者针对 2001 年至 2009 年的数据 ,以中国与各大国关系为个体分别分析了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个体随机效应模型。为了判断究竟是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笔者进行了豪斯曼检验。根据表 3 ,豪斯曼检验统计量为 15.966 ,豪斯曼检验的 p 值为 0.001 ,说明检验结果拒绝了随机效应

模型原假设,应该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从 R^2 看,固定效应模型的 R^2 为 0.878,可见拟合效果较好。

表3的模型中没有将核武器情况放入自变量。因为核武器变量是个虚拟变量,在2001年至2009年期间组内是非时变的,无法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这一情况在1960-1989年和1990-2000年两个时间段内不存在,所以表1和表2中核武器情况均是自变量。根据表3的固定效应模型,我们可以发现,两国GDP差距和双边贸易这两个解释变量的 p 值均小于10%,但是意识形态的系数不显著。因此,我们可以认为,2001-2009年期间的中国与大国关系受到两国GDP差距和双边贸易的影响,而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由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可知,两国GDP差距的系数为0.710,当其他大国实力远远超过中国时,中外关系较好,而当中国实力逐渐接近其他大国时,则中外关系反而不太好。双边贸易的系数为1.1490,这说明双方经贸往来越多,中外关系越好。

四 结语

根据前文的数据分析,笔者作出以下判断:

第一,国际格局对中国与大国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从回归结果看,在冷战时期,影响中国与大国关系的因素比较综合,既有两国实力差距和核武器情况这些高政治因素,也有意识形态和双边贸易这些低政治因素。而在冷战结束后,影响中国与大国关系的因素比较具体,例如在1990年至2000年期间,主要影响因素是实力差距和意识形态,而在进入21世纪以后,主要影响因素变为实力差距和双边贸易。可见,在两极格局下,由于中国外交可以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回旋,具有较大的外交空间。但是冷战结束后,在美国独霸的情况下,中国外交主要受到美国的影响,特别是近年来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继续增长而美国经济发展减缓,美国对中国的忌惮加重,中美关系动荡不定。而在美国独霸地位影响下,美国的盟友对华政策也深受中美关系影响。

第二,权力转移理论可以解释冷战时期和2001年至2009年的中国与大国关系,但是不能解释冷战刚刚结束时期即1990年至2000年的中国与大国关系。根据前文的回归分析,两国GDP差距在三个时间段都显著。对于1960-1989年期间的中国与大国关系,两国GDP差距的系数为2.445,这说明当其他大国实力超过中国时,中外关系较好。对于1990-2000年期间的中国与大国关系,两

国 GDP 差距的系数为 -1.764 ,当其他大国实力远远超过中国时 ,中外关系不太好。对于 2001 - 2009 年期间的中国与大国关系 ,两国 GDP 差距的系数为 0.710 ,而当中国实力逐渐接近其他大国时 ,则中外关系不太好。可见 ,在冷战刚结束时 ,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引起霸主国的担忧 ,而在进入 21 世纪后 ,中国的发展遭到美国的遏制 ,美国宣布重返亚太就是出于维护霸权的考虑。

第三 ,双边贸易对 1960 - 1989 年以及 2001 - 2009 年的中外关系产生影响 ,但是在冷战刚结束时期的 1990 - 2000 年期间不产生影响。根据回归结果 ,在 1960 - 1989 年期间 ,双边贸易的系数为 0.873 ,这说明当两国贸易量较大时 ,则中外关系较好。在 2001 - 2009 年期间 ,双边贸易的系数为 1.1490 ,这说明双方经贸往来越多 ,中外关系越好。笔者认为 ,在冷战时期 ,贸易关系体现了双边关系的好坏 ,在中国尚未与一些大国建交时 ,经贸往来明显很少。在冷战刚结束时 ,尽管中国与大国的经贸往来明显增加 ,但并没有达到经济相互依赖的程度 ,经贸关系没有对中国与大国外交产生显著影响 ,而在 2001 年以后 ,随着中国对外经贸往来的高速增长 ,中国与一些大国已经出现了经济相互依赖的现象 ,经贸关系会影响双边外交关系!

第四 ,意识形态对 1960 - 1989 年以及 1990 - 2000 年的中国与大国关系产生影响 ,但是对 2001 - 2009 年的中国与大国关系没有显著影响。根据回归结果 ,在 1960 - 1989 年期间 ,意识形态的系数是 0.415 ,这说明对方民主程度越高 ,中外关系越好。在 1990 - 2000 年期间 ,意识形态的系数为 0.834 ,也表明对方民主程度与中外关系成正比。这是比较奇怪的现象 ,在冷战时期 ,按照意识形态划线 ,按理民主程度较高的国家 ,其对华关系会较差 ,为何回归结果会相反? 笔者认为 ,可能的原因是在冷战时期 ,尽管中国与苏联同属社会主义阵营 ,但是中苏关系破裂后美国与中国建交 ,日本、英国等美国盟友也同期与中国建交 ,因此尽管意识形态对冷战时期的外交有深远影响 ,但未涉及中国与大国的外交关系。冷战刚结束时期 ,尽管中国受到了西方的冷遇 ,但是中国外交很快打破僵局。直到 2001 年以后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对美国形成挑战 ,中国与大国的外交主要受到权力转移因素的影响 ,意识形态因素则基本不发挥影响。此外 ,回归结果也受本文选择对象的影响 ,因为本文研究的是中国与美、日、俄、英、法、德、印这些大国的关系 ,而这些大国民主程度都较高 ,所以结果是意识形态与中国对大国外交成正比。若本文将中国与大国外交和中国与中小国家外交做一对比 ,这可能得出不同结论 ,而囿于数据所限 ,这在目前尚未完成。

第五 核武器情况对1960-1989年期间的中国与大国关系产生影响,但是对冷战结束后的中国与大国关系没有显著影响。根据面板回归数据,在1960-1989年期间,核武器情况的系数为-1.167,这说明若双方都不是核国家或者一方不是核国家时,中外关系较差。当两个国家都是核国家时,中外关系较好,这与前文的假设一致。至于在冷战结束后,核武器情况对中国与大国外交关系没有显著影响,笔者认为其原因可能是与国家的战略目标和核武器的作用有关。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长期以来的目标是争霸,若中国拥有核武器,可能威胁美、苏的地位和安全,因此会使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恶化。但是冷战结束后,在本文所研究的这些大国中,除了日本与德国,其他大国都拥有了核武器。而核武器的作用主要在于避免两国发生大战,即核威慑战略,这使大国与中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但核武器情况无法解释冷战结束后中国与大国外交中的复杂多变的具体情况。

综上所述,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与大国的关系主要受权力转移和经济相互依赖的影响。由于中国的崛起使美国感到安全威胁,所以美国不断加强在全球的军事存在。^①根据本文的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判断中国未来承受的来自美国的压力将会继续加深。由于意识形态因素在冷战结束后的影响力下降,美国与欧洲等民主国家间的关系可能趋于冷淡,而中国可以加强与英、法、德等国的外交和经贸关系,同时巩固与俄罗斯的外交关系,以有效抗衡来自美国的压力。

(作者简介:漆海霞,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讲师;责任编辑:张海洋)

^① John J. Mearsheimer, "The Gathering Storm: 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2010, pp. 381-396.

29 France's European Policy in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 Pursuing Leadership in an Asymmetric European Union

ZHANG Ji

"A Europe led by France" lies at the core of France's foreign policies. The debt crisis has changed the power structure within the EU,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and that of economic governance. Within such an asymmetric Union, the France led by Mr. Sarkozy took different approaches in different fields, being proactive and aggressive in the field of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while taking a tandem leadership with Germany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 governance. The "Franco - German Leadership" has played a central role in Europe's reactions to the debt crisis, but it becomes more and more asymmetric with France taking initiatives and Germany acting as a nucleus. The coming into power of François Hollande provides a chance for power rebalance, who will seek for a more balanced European Union by checking Germany's increasing power from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46 Uniqueness in UK's European Policy: Traditions, Ideas and National Interests

LI Jingkun

In the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 UK has been taking a very special position. Its attitudes and policies in the debt crisis have aroused criticism and even skepticism from the other EU members. However, the logic behind the UK's decisions has largely been unnoticed. That is, a range of deep-seated factors, including particularly its special history, uniqu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deas, and its resort to national interests, have finally led to a completely different European policy from that of the other EU countri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ongoing European debt crisis, this 'uniqueness' appears more remarkable. And it is this uniqueness that traps the UK's European policy into a dilemma.

61 An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Other Major Powers

QI Haixia

In order to make clear what are the true reasons affecting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other major powers in the world, this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such as the international pattern, transfer of power, nuclear weapons,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s well as ideology. Based on the data from 1960 to 2009, this paper has established a regression model. Statistics show that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other major powers from 1960 to 1989 had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by factors including the GDP gap, bilateral trade, nuclear weapons and ideology. However, the pe-

riod 1990 – 2000 witnessed a lessening effect of bilateral trade and nuclear weapons. During 2001 – 2009 , the GDP gap and bilateral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two countries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their relations. In sum , China ’ s foreign policy will face more pressur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79 Is Constructivism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ONG Qingling

Constructivism has long been misinterpreted as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However , instead of a theory about how politics works , it is a meta – theory or an approach about how we should conduct researches in the field of political studies. For this , constructivism is a kind of propositions on epistemology , methodology and ontology in social researches. Since as both a meta – theory and an approach , rationalism can be combined with different political worldviews and thus formulates some paradigms of IR , such as rational realism and rational liberalism , constructivism may as well be compounded with political realism or political liberalism and formulate different types of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for example , realist constructivism and liberal constructivism.

100 Public Support for China – EU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EU as an environmental actor in China

ZHANG Li

The European Union has long been taking a global leadership in environmental issues. Despite the importance of EU – China cooperation in this area for the world to transform to low – carbon economy and to tackle climate change , this topic has been largely neglected , which is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Based on two EU – funded projects , it examines the EU ’ s external identity , its global leadership in the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EU – China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before looking at how the EU , as an environmental actor , has been disseminating its ideas in China and how different segments of the Chinese society view the EU ’ s role in environmental issues. It concludes with a discussion on furthe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EU and China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117 A Study on the Recent Transformation of and Innovation in Italian Industrial Districts

SUN Yanhong

As the “hard core” of Italian manufacturing economy , industrial districts with their recent developments can provide us with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for further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and future situation of Italian real economy. In view of this ,